

WOWING WOXIU
我行我秀

大厦前的小娄巷

□ 谢伟



最近一次去无锡，主要目的是赏樱花，进得鼋头渚公园，一路上在重重花海中穿行，众花摇曳生姿，绚烂缤纷，周围湖光山色，恍若置身于人间仙境，名副其实的可称为“锦上添花”了。

赏樱期间游客很多，在规定时间内还有交通管制，考虑到停车不便，于是决定取消自驾的计划。向询问了许多家宾馆都是客满，最终在市区靠地铁线附近预订了一家。

出得地铁，步行数百米到了宾馆。途中经过的巷子幽静整洁，两边的墙壁上有多幅壁画，内容是介绍曾经居住在此处的历史名人和典故，一时心生欢喜，激起了探访的兴趣。

中国有很多城市都在致力于打造历史文化街区，藉此吸引四面八方的宾客，成为一张张直观的“城市名片”。我曾去过一些地方，印象较为深刻，如苏州的平江路历史街区、杭州南宋御街、清河坊街和广州北京路文化旅游街区等。

走在这些地方，既能回顾历史，有一种穿越感，又因为引入现代商业，逛店消费也便利，所在城市两个效益兼收的目的也实现了。

小娄巷像她的名字一样精致婉约，安详平和，与繁华喧嚣的商业街区仅一路之隔。路那边是林立密集的高楼大厦，路这边是错落有致的古旧建筑。一直走到巷子尽头，立有一对联题为“文宗”的牌坊，上镌一副对联“诗书礼仪育桃李 道德文章耀俊贤”，点明了此处文脉传承的涵义。

亲子角

女儿的简生活

□ 郑贵华

女儿自从上班以后，生活过得越来越简单了。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她置办的东西可真多。在她租住的房间里，到处摆满了东西。衣柜里挂着各种款式的大衣和羽绒服，叠放区堆放的T恤少说也有二十件。我劝她把不常穿的、同款的衣服精简下去，她说那都是留作替换穿的。

衣服都不贵，作为一个女孩子，希望每天给人不一样的感觉，也是人之常情。我也没过多干涉。可她的书桌上、床边的地毯上，也堆满了形形色色的小玩意儿。一个黄色的毛毛虫枕头、一个雪白的布偶小狗、一个棕色的玩具小熊，占了地毯一半的面积；做手工用的钳子、锥子、布片、碎皮子、针线等，零乱地散放在各处；各种笔及专用的贴膜摆满了桌子。笔记本电脑、平板、手机、电子书阅读器横七竖八地躺在她的床上。

进入她的房间，每走一步都得小心翼翼。收拾的时候，想扔掉一些东西，可似乎每一样都有用；不扔吧，整个房间乱得让人焦虑。

一年后，女儿换了工作。搬家的时候，她把好多东西都送人了。再去她租住的地方时，发现房间整洁了许多。

电脑在书桌上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衣柜也井然有序，竟然还能空出一格，用来存放行李箱。只是厨房用品没有减少。电磁炉、微波炉、电饭煲、炒锅、汤锅，在灶台上一字摆开；早餐机、烤面包机、果汁机，都隐身在柜子里面；煮咖啡的、烧水的、养生壶等见缝插针，挤在其他用品的边角处。

因为上班忙，很多厨具好几个月都用不到一次。女儿后来意识到这

从宋元算起，小娄巷已有900余年历史，这是一片古老而朴素的旧式民居群，虽历经岁月风雨，依然在“闹中取静”，展示特色风貌。小娄巷被称为“才子巷”，是人文荟萃之地，仅明清两朝，这里就出了1位状元、13位进士、15位举人和近80位秀才，从古代的兵部尚书一直到当代的两院院士、高校校长等等。书香门第、儒家文化的印记深深融入小巷里的白墙黑瓦、楼阁亭台、一花一木间。

走进秦氏祠堂，在查看展览史料时，我寻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秦观，字少游。他是北宋中后期著名词人，是“苏门四学士”之一，工于诗词，风格委婉含蓄，清丽雅淡。经典词作如《鹊桥仙·纤云弄巧》中“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为人熟知。清代王士禛有诗赞：“风流不见秦淮海，寂寞人间五百年。”

苏轼和秦观有缘成为师徒，是“性相近”的同道中人，二人惺惺相惜，在文坛上颇负盛名，但不如意事常八九，政治上屡遭贬谪，人生路上很坎坷，说起来让人唏嘘。

此行下来，感到惊喜的是在繁华城市中心，能保存下来这样的一条文静优雅的历史小巷，很适合有文艺情怀的人慢慢赏游与追思。巷子里有江南庭院、秦氏祠堂、名人故居、财神庙、布衣坊等，也有各类文创店和各色美食，让精神和身体皆能获得满足，这里面体现了一种“兼容并包”与“文化自信”的格局。

个问题，把一部分送给了需要的同学或朋友，不常用的放在网络平台卖出去了。

现在在她新换的市中心的小房子里，灶面上只有房东提供的一个微波炉，一个电饭煲及炒锅，烧水壶和便携式榨汁机放在微波炉上，干净整洁，使用方便，还省却了许多清理的时间。

目前女儿开启了极简的生活模式。每个季节的衣服不超过五套，柜子里稀稀朗朗的，拿的时候再也不用翻箱倒柜，一顿乱翻；曾经珍爱的小玩意儿放在一个白色的收纳盒中，静静地躺在柜子的角落里。除了电脑和手机，其他的电子产品都不见踪影；一年四季的鞋子都在门口的鞋柜里整齐地排列着。

看着这过于简朴的生活，我又有点心疼。有一次，我试探着问她：“是不是因为现在经济条件不好，没钱买东西了？”

女儿朗声告诉我：“不是，通过几次搬家，我发现断舍离的好处，少花钱是一方面，很多东西并没有实用价值。舍弃了大部分的物品之后，日常生活一点儿不受影响，精神生活反而比以前丰富了。周末的时候，有时看场电影或展览，有的时候去小剧场看场话剧，生活质量比以前还高一些！”

看我一脸不相信的样子，女儿笑着说：“不骗你，回去后，你可以试试，把家里那些不常用的东西扔掉，过几天这样的简生活，你一定会喜欢的。”

听着女儿热切的建议，看着她简约却不简单的生活，我决定，回到家里以后，也像女儿一样，减少物质享受，加强精神营养，体验这种简生活带来的好处。

早餐后，车经中国大使馆，一路奔向东南方向的海边。若按惯例，来为都柏林画一张文学经典地图，散发神圣光辉的利菲河贝斯特大桥总是人们选择的起点。这并非是一个一定之规，我固执地把海边的马铁洛塔楼确定为第一站，因为当初我一打开《尤利西斯》，看到的就是塔楼，因而是我一个念想之地。它在沙湾区，是一座圆形石造碉堡，当初是为抵御拿破仑军队入侵而建造的一座海边炮台。为纪念乔伊斯在那里蜗居了六晚，现在已经易名为乔伊斯塔。

上了大堤，老远就看到它了，塔楼面海矗立在海岸的尽头。它如不动，还是百年前的模样。塔楼如今成了博物馆，当年乔伊斯居住的地方仍然维持原貌，陈列着床，桌子上有一盏熄灭的油灯和一些酒瓶茶杯茶壶，陶罐，一本打开的书仿佛在叙述着故人往事。

楼下展览着大量的乔伊斯的手稿和作者使用过的旅行箱等珍贵物品，它静止得像一场定格的戏剧背景。艰难地通过狭窄仅勉强容纳一人攀爬的石梯，来到塔顶，视野豁然开朗，四周景物毫无遮挡地扑入眼帘；一边是浩瀚的海水，一边是葱绿的陆地，印象上不啻目击了当年乔伊斯眼中的一切。

照着《尤利西斯》的开篇那样，我庄严地向前走去，朝四下里望望，肃穆地对这座塔周围的大海和田野以及逐渐苏醒着的群山祝福了三遍。从塔楼上下下来，看着它不再背负防御职责，而成为一盏文学道路上的明灯，甚是欣慰，这都要拜和平所赐。

早餐是应景而用，中午要吃一回自己想吃的。有人强烈推荐地处南郊的福克斯美食音乐酒吧，真是眼界的宽度取决于高度，这是全爱尔兰海拔

最高的餐厅。放眼望去，满目苍翠。难怪爱尔兰有“翡翠绿岛”的雅号，绿色是爱尔兰的特色，一年四季都会呈现出深深浅浅不同色度的绿，国旗也没有忘记这片绿色，就连《尤利西斯》中的布卢姆也是自始至终都戴着一顶“绿帽子”。

餐厅门口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刻了一些作家的头像，乔伊斯被排在了中间。这家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内部复古的装饰，向客人炫耀着它的年份。吧台上摆满了美酒，牛排、烤肉、刺身和甜点，它们挑逗着人的味蕾。海鲜大拼盘、烤鸡是他家的招牌菜。

席间，有乐手吹拉弹唱，更有踢踏舞表演助兴，中午在这里可以说是一饱口福，二饱眼福，三饱耳福。

但凡把都柏林之行当作文学之旅的，位于乔治北街的乔伊斯故居，是必定要去的打卡地。这是一幢三层的小楼，门廊是乔治王时代的样貌，一楼院子的墙面上有大型壁画，是以小说《尤利西斯》情节和人物为内容绘制的。有趣的是，这幅画也用了“意识流”手法，它不是一个完整的画面，而是把若干个场面，蒙太奇式地拼接在了一起。

这里还有另一块招牌，就是研究“乔学”的乔伊斯中心。听中心主任劳拉介绍：乔伊斯在都柏林搬过十七次家，可见故居之多，不过她说“这里是最原汁原味的一处。”

二楼的书馆藏列室是全世界研究乔伊斯的最佳所在，收集了许多种文字记载的关于乔伊斯的读物。其中有中国驻爱尔兰大使馆赠送的《尤利西斯》（萧译本）。看到这，让我想起了萧乾与《尤利西斯》的轶事。萧乾一九三九年刚到剑桥，就买了一套两卷本的《尤利西斯》。读了不久，他在扉

页上写下：天书。弟子萧乾虔读。一九四〇年初夏，剑桥。

从中可以看出当时萧乾对乔伊斯的顶礼膜拜，从“天书”二字也可知《尤利西斯》有多么深奥。直到五十年后，年过八旬的萧乾与妻子文洁若合作，开始翻译这部《尤利西斯》，四年后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这无疑是中国文化界的一件大事。

新闻同行美联社驻北京的首席记者魏梦欣女士想要采访萧乾，萧老把门关得严丝合缝。死磨硬泡固然是一招，但住进还是采访提纲容易奏效，这方面我多有心得。当年英籍女作家韩素音为写长篇小说，来到镇江西津渡收集素材。想要采访她，她也正忙于采访，婉拒。不甘心啊。当时可没有网络这回事，泡在图书馆整整一个下午，查她的生平，翻她的著作。拟了一份采访提纲，托外事办公室程兆群交到了韩素音手里，或许是她认为提纲靠谱，或许被某个问题触动，终于接受了采访。

魏梦欣最后也是靠一份采访提纲打动了萧老，提纲言简意赅：一不谈政治；二是说说翻译的经过；三列举十来个费解的词语说明翻译的难度。她的那篇通讯的题目是：《外国书为中国作家打开禁区》。“这对夫妇啃起这本晦涩难懂的书已够令人惊奇的了。今天中国政府居然准许译这本书，是更大的惊奇。”这本书就是在许多西方国家都曾被列为禁书，更多的人想从《尤利西斯》的翻译，来衡量当时中国在文艺方面开放的尺度。

三楼的起居室呈现出大家庭的风貌，中间的一个房间是乔伊斯的寝室，它狭小简陋，墙上除了油画，还有镜框里摆着的另外十多处乔伊斯故居的照片。乔伊斯素性落拓，床头的书横七竖八，被子凹凸不平像起伏的

山丘，床上凌乱地堆放着衣物。艾尔曼的《乔伊斯传》中有这样的描述：“杂乱无章是乔伊斯家的标志。”不远处还有沙发、圆桌和牛皮旅行箱，桌上放着乔伊斯用过的烟灰缸。

我对劳拉说，这个场景似乎还应再添上酒瓶与酒杯，酗酒是乔伊斯的标签；他不在乎钱，只在乎酒。劳拉捧腹之余，认可我的建议。

都柏林算是把乔伊斯的文章做足了——“乔老爷”无所不在。每年的六月十六日定为布卢姆日，街道的路面上镶有这一天行走起点的铜牌标记。《尤利西斯》中提到的林肯广场维斯特兰街上的斯威尼药房现今成了旅游胜地，白色的门面上方是金字招牌，圆拱的橱窗里，醒目的位置上放的不是商品，而是乔伊斯的照片。“布卢姆的妻子要和情人约会，布卢姆十分烦恼地来到邮局，完成打字员玛洛洛给他的情书。看完信，布卢姆把信一跑跑到教堂祈祷。然后他来到这家药房花了四便士，买了一块甜香的柠檬香皂，他只想痛痛快快地泡个土耳其浴……”

乔伊斯想借柠檬香皂，洗掉都柏林的陈腐与污垢。如今，这家老店铺风采依然，不过略经改变兼营图书，存书都多半与乔伊斯有关。

这里也是“乔粉”经常聚会并诵读小说的地方。不过游客都是冲着小小的柠檬香皂而来，乔伊斯神来的一笔成全了都柏林一份地道的伴手礼。

“天书”之城(三)

□ 范德平

最高的餐厅。放眼望去，满目苍翠。

难怪爱尔兰有“翡翠绿岛”的雅号，绿色是爱尔兰的特色，一年四季都会呈现出深深浅浅不同色度的绿，国旗也没有忘记这片绿色，就连《尤利西斯》中的布卢姆也是自始至终都戴着一顶“绿帽子”。

餐厅门口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刻了一些作家的头像，乔伊斯被排在了中间。这家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内部复古的装饰，向客人炫耀着它的年份。吧台上摆满了美酒，牛排、烤肉、刺身和甜点，它们挑逗着人的味蕾。海鲜大拼盘、烤鸡是他家的招牌菜。

席间，有乐手吹拉弹唱，更有踢踏舞表演助兴，中午在这里可以说是一饱口福，二饱眼福，三饱耳福。

但凡把都柏林之行当作文学之旅的，位于乔治北街的乔伊斯故居，是必定要去的打卡地。这是一幢三层的小楼，门廊是乔治王时代的样貌，一楼院子的墙面上有大型壁画，是以小说《尤利西斯》情节和人物为内容绘制的。有趣的是，这幅画也用了“意识流”手法，它不是一个完整的画面，而是把若干个场面，蒙太奇式地拼接在了一起。

这里还有另一块招牌，就是研究“乔学”的乔伊斯中心。听中心主任劳拉介绍：乔伊斯在都柏林搬过十七次家，可见故居之多，不过她说“这里是最原汁原味的一处。”

二楼的书馆藏列室是全世界研究乔伊斯的最佳所在，收集了许多种文字记载的关于乔伊斯的读物。其中有中国驻爱尔兰大使馆赠送的《尤利西斯》（萧译本）。看到这，让我想起了萧乾与《尤利西斯》的轶事。萧乾一九三九年刚到剑桥，就买了一套两卷本的《尤利西斯》。读了不久，他在扉

页上写下：天书。弟子萧乾虔读。一九四〇年初夏，剑桥。

从中可以看出当时萧乾对乔伊斯的顶礼膜拜，从“天书”二字也可知《尤利西斯》有多么深奥。直到五十年后，年过八旬的萧乾与妻子文洁若合作，开始翻译这部《尤利西斯》，四年后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这无疑是中国文化界的一件大事。

新闻同行美联社驻北京的首席记者魏梦欣女士想要采访萧乾，萧老把门关得严丝合缝。死磨硬泡固然是一招，但住进还是采访提纲容易奏效，这方面我多有心得。当年英籍女作家韩素音为写长篇小说，来到镇江西津渡收集素材。想要采访她，她也正忙于采访，婉拒。不甘心啊。当时可没有网络这回事，泡在图书馆整整一个下午，查她的生平，翻她的著作。拟了一份采访提纲，托外事办公室程兆群交到了韩素音手里，或许是她认为提纲靠谱，或许被某个问题触动，终于接受了采访。

魏梦欣最后也是靠一份采访提纲打动了萧老，提纲言简意赅：一不谈政治；二是说说翻译的经过；三列举十来个费解的词语说明翻译的难度。她的那篇通讯的题目是：《外国书为中国作家打开禁区》。“这对夫妇啃起这本晦涩难懂的书已够令人惊奇的了。今天中国政府居然准许译这本书，是更大的惊奇。”这本书就是在许多西方国家都曾被列为禁书，更多的人想从《尤利西斯》的翻译，来衡量当时中国在文艺方面开放的尺度。

三楼的起居室呈现出大家庭的风貌，中间的一个房间是乔伊斯的寝室，它狭小简陋，墙上除了油画，还有镜框里摆着的另外十多处乔伊斯故居的照片。乔伊斯素性落拓，床头的书横七竖八，被子凹凸不平像起伏的

山丘，床上凌乱地堆放着衣物。艾尔曼的《乔伊斯传》中有这样的描述：“杂乱无章是乔伊斯家的标志。”不远处还有沙发、圆桌和牛皮旅行箱，桌上放着乔伊斯用过的烟灰缸。

我对劳拉说，这个场景似乎还应再添上酒瓶与酒杯，酗酒是乔伊斯的标签；他不在乎钱，只在乎酒。劳拉捧腹之余，认可我的建议。

都柏林算是把乔伊斯的文章做足了——“乔老爷”无所不在。每年的六月十六日定为布卢姆日，街道的路面上镶有这一天行走起点的铜牌标记。《尤利西斯》中提到的林肯广场维斯特兰街上的斯威尼药房现今成了旅游胜地，白色的门面上方是金字招牌，圆拱的橱窗里，醒目的位置上放的不是商品，而是乔伊斯的照片。“布卢姆的妻子要和情人约会，布卢姆十分烦恼地来到邮局，完成打字员玛洛洛给他的情书。看完信，布卢姆把信一跑跑到教堂祈祷。然后他来到这家药房花了四便士，买了一块甜香的柠檬香皂，他只想痛痛快快地泡个土耳其浴……”

乔伊斯想借柠檬香皂，洗掉都柏林的陈腐与污垢。如今，这家老店铺风采依然，不过略经改变兼营图书，存书都多半与乔伊斯有关。

这里也是“乔粉”经常聚会并诵读小说的地方。不过游客都是冲着小小的柠檬香皂而来，乔伊斯神来的一笔成全了都柏林一份地道的伴手礼。

这里也是“乔粉”经常聚会并诵读小说的地方。不过游客都是冲着小小的柠檬香皂而来，乔伊斯神来的一笔成全了都柏林一份地道的伴手礼。

这里也是“乔粉”经常聚会并诵读小说的地方。不过游客都是冲着小小的柠檬香皂而来，乔伊斯神来的一笔成全了都柏林一份地道的伴手礼。

这里也是“乔粉”经常聚会并诵读小说的地方。不过游客都是冲着小小的柠檬香皂而来，乔伊斯神来的一笔成全了都柏林一份地道的伴手礼。

这里也是“乔粉”经常聚会并诵读小说的地方。不过游客都是冲着小小的柠檬香皂而来，乔伊斯神来的一笔成全了都柏林一份地道的伴手礼。

最高的餐厅。放眼望去，满目苍翠。

难怪爱尔兰有“翡翠绿岛”的雅号，绿色是爱尔兰的特色，一年四季都会呈现出深深浅浅不同色度的绿，国旗也没有忘记这片绿色，就连《尤利西斯》中的布卢姆也是自始至终都戴着一顶“绿帽子”。

餐厅门口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刻了一些作家的头像，乔伊斯被排在了中间。这家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内部复古的装饰，向客人炫耀着它的年份。吧台上摆满了美酒，牛排、烤肉、刺身和甜点，它们挑逗着人的味蕾。海鲜大拼盘、烤鸡是他家的招牌菜。

席间，有乐手吹拉弹唱，更有踢踏舞表演助兴，中午在这里可以说是一饱口福，二饱眼福，三饱耳福。

但凡把都柏林之行当作文学之旅的，位于乔治北街的乔伊斯故居，是必定要去的打卡地。这是一幢三层的小楼，门廊是乔治王时代的样貌，一楼院子的墙面上有大型壁画，是以小说《尤利西斯》情节和人物为内容绘制的。有趣的是，这幅画也用了“意识流”手法，它不是一个完整的画面，而是把若干个场面，蒙太奇式地拼接在了一起。

这里还有另一块招牌，就是研究“乔学”的乔伊斯中心。听中心主任劳拉介绍：乔伊斯在都柏林搬过十七次家，可见故居之多，不过她说“这里是最原汁原味的一处。”

二楼的书馆藏列室是全世界研究乔伊斯的最佳所在，收集了许多种文字记载的关于乔伊斯的读物。其中有中国驻爱尔兰大使馆赠送的《尤利西斯》（萧译本）。看到这，让我想起了萧乾与《尤利西斯》的轶事。萧乾一九三九年刚到剑桥，就买了一套两卷本的《尤利西斯》。读了不久，他在扉

页上写下：天书。弟子萧乾虔读。一九四〇年初夏，剑桥。

从中可以看出当时萧乾对乔伊斯的顶礼膜拜，从“天书”二字也可知《尤利西斯》有多么深奥。直到五十年后，年过八旬的萧乾与妻子文洁若合作，开始翻译这部《尤利西斯》，四年后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这无疑是中国文化界的一件大事。

新闻同行美联社驻北京的首席记者魏梦欣女士想要采访萧乾，萧老把门关得严丝合缝。死磨硬泡固然是一招，但住进还是采访提纲容易奏效，这方面我多有心得。当年英籍女作家韩素音为写长篇小说，来到镇江西津渡收集素材。想要采访她，她也正忙于采访，婉拒。不甘心啊。当时可没有网络这回事，泡在图书馆整整一个下午，查她的生平，翻她的著作。拟了一份采访提纲，托外事办公室程兆群交到了韩素音手里，或许是她认为提纲靠谱，或许被某个问题触动，终于接受了采访。

魏梦欣最后也是靠一份采访提纲打动了萧老，提纲言简意赅：一不谈政治；二是说说翻译的经过；三列举十来个费解的词语说明翻译的难度。她的那篇通讯的题目是：《外国书为中国作家打开禁区》。“这对夫妇啃起这本晦涩难懂的书已够令人惊奇的了。今天中国政府居然准许译这本书，是更大的惊奇。”这本书就是在许多西方国家都曾被列为禁书，更多的人想从《尤利西斯》的翻译，来衡量当时中国在文艺方面开放的尺度。

三楼的起居室呈现出大家庭的风貌，中间的一个房间是乔伊斯的寝室，它狭小简陋，墙上除了油画，还有镜框里摆着的另外十多处乔伊斯故居的照片。乔伊斯素性落拓，床头的书横七竖八，被子凹凸不平像起伏的

山丘，床上凌乱地堆放着衣物。艾尔曼的《乔伊斯传》中有这样的描述：“杂乱无章是乔伊斯家的标志。”不远处还有沙发、圆桌和牛皮旅行箱，桌上放着乔伊斯用过的烟灰缸。

我对劳拉说，这个场景似乎还应再添上酒瓶与酒杯，酗酒是乔伊斯的标签；他不在乎钱，只在乎酒。劳拉捧腹之余，认可我的建议。

都柏林算是把乔伊斯的文章做足了——“乔老爷”无所不在。每年的六月十六日定为布卢姆日，街道的路面上镶有这一天行走起点的铜牌标记。《尤利西斯》中提到的林肯广场维斯特兰街上的斯威尼药房现今成了旅游胜地，白色的门面上方是金字招牌，圆拱的橱窗里，醒目的位置上放的不是商品，而是乔伊斯的照片。“布卢姆的妻子要和情人约会，布卢姆十分烦恼地来到邮局，完成打字员玛洛洛给他的情书。看完信，布卢姆把信一跑跑到教堂祈祷。然后他来到这家药房花了四便士，买了一块甜香的柠檬香皂，他只想痛痛快快地泡个土耳其浴……”

乔伊斯想借柠檬香皂，洗掉都柏林的陈腐与污垢。如今，这家老店铺风采依然，不过略经改变兼营图书，存书都多半与乔伊斯有关。

这里也是“乔粉”经常聚会并诵读小说的地方。不过游客都是冲着小小的柠檬香皂而来，乔伊斯神来的一笔成全了都柏林一份地道的伴手礼。

这里也是“乔粉”经常聚会并诵读小说的地方。不过游客都是冲着小小的柠檬香皂而来，乔伊斯神来的一笔成全了都柏林一份地道的伴手礼。

这里也是“乔粉”经常聚会并诵读小说的地方。不过游客都是冲着小小的柠檬香皂而来，乔伊斯神来的一笔成全了都柏林一份地道的伴手礼。

这里也是“乔粉”经常聚会并诵读小说的地方。不过游客都是冲着小小的柠檬香皂而来，乔伊斯神来的一笔成全了都柏林一份地道的伴手礼。

这里也是“乔粉”经常聚会并诵读小说的地方。不过游客都是冲着小小的柠檬香皂而来，乔伊斯神来的一笔成全了都柏林一份地道的伴手礼。



父亲是个教书匠

□ 杨丽丽



在别人看来，教书匠，是人们对教师的一种诨称。父亲是一名乡村教师，可是却很喜欢乡亲们称呼他为教书匠，他特别喜欢那个“匠”字，因为他觉得，一个人要是有了匠心、匠艺，就能做出他想要的业绩。

父亲是一名好手艺的农民，也是一位好手艺的工匠，会种田，会犁地，会修理工具，他的好手艺有时候是用在田地里，但大多数时候是用在三尺见方的讲台上。

父亲对于所教的科目已经倒背如流，不仅是教案每天都会重新书写，绝不会重复使用以前的教案。他觉得重新写一份教案不是浪费时间，而是在寻找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几十年的教学生涯，家里的教案装满了好几箱子，里面的一字一句都见证了父亲的兢兢业业，勤勤恳恳。

父亲的办公室里永远都会备有一身干净的衣服，在父亲看来，教师是为人为师的，首先要把自己的仪容仪表收拾得干干净净才能更好地教书育人，不注重仪表那是对知识的不尊重，也是对学生的不尊重。

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不管刮风下雨，不管感冒发烧，父亲从没有迟到过一分钟，更没有一次穿得邋里邋遢地站在讲台上。即使在农忙的季节里，也不例外。前一刻父亲还在田地里挥汗如雨，下一刻他就换上了干净的衣服，神清气爽地在教室里教书育人了。

几十年的教学生涯让父亲练就了独特的“匠艺”，成了三尺讲台上种田

的好手，他把粉笔化成了犁田的工具，把那些知识的种子耕进学子们的心田。

父亲把教案里的文字化成五颜六色的生命，给每个学子安上了飞翔的翅膀。

父亲是雨后的春笋，繁衍出一层层知识的绿茵，被学子一茬茬收割又一茬茬复生。

父亲是一只不知疲倦的陀螺，比夏天的雷雨醒得早，比冬天的雪花开得更热烈，一直以干净的仪容仪表旋转在教室的每个角落里。

父亲的匠心、匠艺已经深入了骨髓，流淌进了血液里，他拥有着一种朴素的伟大，不辉煌、不耀眼却能轻轻犁开每个学子心灵的冻土，播撒下知识的种子，让那些稚嫩的秧苗，在阳光雨露里，健康快乐地拔节生长。

书写乡村民办教师的苦乐年华

——读刘醒龙长篇小说《天行者》

□ 杨瑞芳

一个秋高气爽的午后，在老家庭院读完了刘醒龙的长篇小说《天行者》。读上本书，一幅幅人物肖像浮现在我的眼前，仿佛故事就发生在我们身旁。

我高中毕业后，担任过乡村民办教师十余年，师生之间建立了浓浓的友谊，与书中的主人公深有同感。

小说以中国二十世纪90年代贫乏的乡村教育为背景，讲述了以张英才为代表的乡村民办教师在艰苦生活中无私地为乡村教育事业做出贡献的故事，反映出乡村民办教师曾有的艰难历程。

作品以细腻的笔触、朴实的文字，感动着千千万万的读者。这部长篇小说曾荣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和全国“五个一”工程奖。

这部作品还曾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引起巨大社会反响。扎根云南山区教育数十载的桂桂梅获“时代楷模”称号，其照亮人心的事迹一时间感动中国，刘醒龙《天行者》的主人公张英才也是类似的人物。

如今只要是30岁以上的农村识字的人和考人大中专学校跳出“农门”的人，皆有民办教师的教育之功，经他们启蒙培养的乡村学子仍然在各行各业中为社会贡献着才华。

受到当时经济条件和其他一些外在因素的影响，民办教师普遍面临工作任务重、工作条件差、工资待遇低等困难。但他们凭着职业责任感和道德良心，长期坚守在农村的教学岗位上，几乎每个人的从教经历都有着难以掩藏的辛酸。

据有关资料统计，全国民办教师人数最多时有近500万，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又牵连着每一个乡村家庭(那时农

村人口还是中国的主体)，而这一制度持续时间又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因此，民办教师问题不是一个短时段的现象，也绝非仅关乎这个群体本身，而是与中国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全国性、民族性问题。

《天行者》写的乡村叫界岭，是一个大山深处的小乡村。第一个出现的人物叫张英才，是一个高落榜生。因为文化站的万站长是他的舅舅，他得以走进这个最穷的乡村，成了一名民办教师。

这个乡村很穷，穷到孩子们四季舍不得穿鞋。

这个学校很小，小到要几个年级合并在一起上课。

这里的老师很少，算上张英才一共才5个人，还有一个瘫痪在床的……

但就是这个不起眼的小地方，用了短短几个月就搬走了张英才的魂——瘦弱的余校长一边要照顾瘫痪在床的妻子，一边用自己不多的收入主动担负照顾十几个家远孩子的责任。

一群衣衫褴褛、光着脚板的孩子，不管天气冷暖，每天日出时必定要满怀敬仰地看着五星红旗缓缓升起。

吃百家饭长大，一直把学校当自己家的孙四海老师，将村里分给他的地种上茯苓，全部收入都补贴给学校

和孩子们……

阅读《天行者》一次次被感动得泪流满面，作者通过对人物情感世界的描写，使人物的性格形象更加丰满。

孙四海与王小兰、余校长与蓝小梅等人的爱情和万站长与明爱芬的复杂情感等，被寓寄在一曲笛声、一双皮鞋、一首爱情诗和一把凤凰琴里，借助意象，小说锚定了人物行动与意义之间的联系，不仅为形象注入了血肉和灵魂，也使主题再度得到升华。正是这大山里的每个人胸中都深藏着的、对未来的憧憬与希望。

《天行者》实际上是刘醒龙对其中一篇成名作《凤凰琴》的改写，真实描绘了中国乡村教育的状况，是一曲以界岭小学为代表的乡村学校和乡村知识分子的颂歌。

小说中所体现出来的乡村教育工作者的爱、恨、忧、痛，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普遍存在的心灵轨迹，具有丰厚的时代意蕴。

《天行者》不失为新时期以来的一部现实主义力作……

书评